

從幾個病例管窺美國醫療

董延齡 九十八、八、十八

美國醫學自二次世界大戰後，一直是領導世界醫學的龍頭老大，他們常自誇擁有最先進的醫學教育，最宏偉的醫學中心，規模最大的化學製藥廠，以及世界最大的醫療器材製造廠，吸引了世界各國的留學生和醫藥學者，凡言醫學、藥學者，無不以美國馬首是瞻。也因此養成了美國醫學的優越心態，使得大家都認為美國西醫是最好的。但自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後，親眼目睹中國的針灸和中醫的神奇療效，才知道中醫的偉大。自此以後，「中醫、針灸」全世界一夕暴紅，震驚全球。

『中醫』到底好到什麼程度，一般人很難了解，美國醫學到底有那些盲點，一般人更不知道，筆者試從幾個病例來管窺部分美國醫療的不足，由小見大，見微知著。不當之處，請方家指教。

一、多年前，有一位波多黎哥商人，由友人胡先生介紹找我看診，那時我住台北市大安路，尚未正式開業，只在晚間公餘之暇，替親友義務看診。胡先生是位聖誕飾物的批發商，和波多黎哥人常有生意往來。據胡先生說：他這位客戶有七、八年腰痛宿疾，時發時好，發作時痛得難以下床，當年，他到美國經商，因勞累過度，腰痛之疾又發，急至當地醫院急診，經X光及CT斷層，診斷為脊椎「3—4」椎間盤突出，壓迫腰脊神經。美國醫師告訴他：「治療方法：應立即開刀」。波國商人隨即被安排住院，準備手術，商人躺在病床上，胡思亂想，越想越害怕，心想：他隻身在外，若開刀稍有閃失，發生危險，該怎麼辦？想著想著，竟偷偷地從病房後門溜之大吉，一跛一跛地買了機票飛到台灣，下機後，僱車至胡先生敦化南路的公司洽商，並言及腰疾之事，胡先生知我

醫療經驗，來電請託，希望我能立即替他的朋友看診，好友之事，義不容辭，放下瑣事，趕回住所應診，經詳細診斷，及病人自述，隨令病人伏在床上，取腰夾脊六穴及委中、昆倫各二穴，起針後并在腰部拔火罐，施針後疼痛立即減輕很多，後經連續針灸二次，又取手腰點採動氣針法二次，即告痊癒。波國商人，返國前，由胡先生陪同前來，再三致謝，直誇中醫「Wonderful」。

二、一位立法院退休的張先生，祖籍河南，退休後即赴美國看望女兒，初至美國，不能適應當地寒冷氣候，以致罹患背痛毛病，在當地治療三個多月，吃藥即不痛，不吃藥又痛，吃藥後，又常常感覺胃脹吃不下飯，且背痛發作更為嚴重，嚴重時，甚至徹夜難眠。回國後特別來找我治療背痛，經我診斷，認為張先生是背部受了「風寒」，以致寒邪鬱於肌腠，氣血不通，引起背痛，我問他：「在美國如何治療？」他說：據女婿（女婿為美國大學醫學博士）說：「醫師開的都是消炎止痛藥」，我說：「難怪病治不好，而且引起胃脹，你是受了風寒氣血不通，美醫卻以消炎止痛藥治療，西醫的消炎藥，以中醫的看法都是一些涼性藥物，背受風寒服用消炎藥，猶如冰上潑水，難怪止痛藥藥效退了，背痛更厲害」，老人家胃氣已衰，涼藥吃多了，損傷胃氣，又引起胃脹，原來一個病，竟變成二個病灶，還好沒有造成胃出血！經我取穴天宗、秉風、肩中俞、曲垣阿是等穴，隔日施針，連扎三次，加拔火罐，背痛即癒，在第三次施針時，他敘述在美國求醫的情形如下：

退休後，女兒和女婿邀他至美國住些時日，女婿是美國著名醫科大學——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畢業的醫學博士，擅長心臟內科，畢業後在美國馬利蘭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附近，自行開業，雖學西醫，但卻在美從事針灸醫療，因為當時美國人正風靡針灸，他女婿在台灣讀書時，學過針灸，

便乘勢改行針灸，專治婦女不孕症，業務不錯。他赴美時正值冬天，氣候寒冷，在台灣住久的人，初到美國，耐不住寒冷的侵襲，染上感冒發燒，怕冷，頭痛，咽喉腫痛等症。因女婿診所很忙，不好意思打擾他，乃自行到約翰霍普斯金大學附設醫院掛急診，經醫師初步診斷，認為病情不單純，應轉該院耳鼻喉科複診，診斷結果，認為是急性喉癌，須馬上住院開刀。

張先生聽聞此一診斷結果，緊張萬分，自己的英文又不怎好，只好說：「wait a moment—」趕快打電話招他女婿來院協助。

女婿來院後，會見主治醫師，詢問岳父的診斷情形，主治醫師說：「我們已做了詳細的診斷，他是急性咽喉癌，必須住院馬上開刀。」他女婿很客氣的對醫師說：「是否診斷有誤？請再詳細檢查一下好嗎？」該醫師說：「不用了，我們已仔細地檢查過了！」他的女婿聽醫師說的如此篤定，再爭辯亦無意義，只好把隨身攜帶的醫師執業執照亮出，並說明自己是本校畢業多年的醫學博士，主治醫師一看，臉都綠了，隨即改口說：「我們再檢查看看」。

張先生談及此次醫療烏龍事件，對美國醫療，恨得牙癢癢地，直說：「美國醫生實在坑人，要不是我女婿當醫生，可能被美國醫生整死了。」

三、田姓學生，祖籍山東，年 \simeq 歲，台大畢業，祖父是立法委員，父親是台大地質系教授，可說系出名門。據其祖父告知，田生台大畢業後，考取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留學。碩士班第二年時，身體軀幹部位，漸漸長出很多如粟米大的小疙瘩，那些疙瘩不痛不癢，皮膚顏色不變，屆臨

畢業的上學期時，大者已長得如桂圓，小的如黃豆、綠豆、粟米，佈滿前胸、後背。

田生的祖父是民國38年國民政府在大陸時選出的老立委，和我有數面之緣，因當時我在立法院每週有二節門診，他便趁我在立法院值班時，到中醫室問我，當面向我陳述以上病情，我說：「美國醫學，向以外科見長，你不妨讓孫子至較大的醫院看看？」他說：「已經看過好多家了，即連最有名的梅爾醫學中心都去過了。也沒看出結果，最後在舊金山看了一處華人開的小型外科醫院的醫師說：「這是東方人特有體質形成的一種皮膚病，西方人尚未見過」。

我告訴田委員：「你不妨請他於假日時，回台一次，讓我當面看看，到底是什麼怪病？」

不久，田生於民國88年寒假回台，隨即由其祖父陪同至立法院醫務室，請我看診，我看他身材魁梧，相貌堂堂，臉上并無一粒疙瘩隆起，於是請他寬解上衣，露出胸背，真是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嚇一跳！」只見他前胸後背，長滿了密密麻麻、大大小小的疙瘩，全身好像癩蛤蟆一樣，無一點平滑皮膚。

當即問他在美國的飲食情形，特別嗜吃什麼？他說：「在美國很喜歡吃牛排，尤其是半生半熟的，有時A餐一客不夠！還要吃二客，每週至少吃四五次，吃牛排、喝冰啤酒，是他在美國最大的享受，有時睡前，也來一瓶冰啤酒。初到美國，因為英文跟不上，飯後也很少運動，每天除了吃飯、讀書、睡覺外，幾乎沒做任何活動」。

我告訴他：「你這個病名，我也說不上來，但我可斷定與你的飲食習慣絕對有關係。」我當

即叮嚀他：「今後應少吃葷食，絕不可再吃半生半熟的牛排，喝冰啤酒，最好吃素食」，當時沒作任何治療，答應回去研究研究再說。根據田生的敘述和我觀察的症候，回家後查考了很多中醫外科資料，才知道他這個病名，應是「陰陽二氣疽」。

我問他何時返美，他說最多三個星期，次日我開了20天的散腫潰堅、加重三稜、莪朮、連翹、浙貝母，囑他按時服用，并切實忌口，於返美前再來複診。

20天很快就過去了，他如約由田委員陪同出現在醫務室內，我問他服藥後的情形，他說：「很有效！醫師看看就知道了！」於是，他露出胸背，他那如癩蛤蟆一般的皮膚，一些如桂圓大的疙瘩都縮小了，那些如黃豆、綠豆，如粟米般的疙瘩，有些已不復見。

田委員和他孫子都很高興，要求我再開藥帶回美國服用。又開了一個半月的中藥給田生帶回。并叮嚀他：「按時服用，切實忌口」，並告訴他：「如吃完藥還沒有完全消除，可來電話再寄藥去，若已消除，請電告你祖父，回個消息。」約莫二、三個月，田委員即到醫務室告訴我：「疙瘩已消光光！」著實讚美我醫術高明，我說：「并非我高明，而是中醫藥的高明！」

過了幾天，田委員又來找我，一則為了答謝給他孫子治好了疑難怪病，二則，他希望聯合其他委員，在立法院院會提案，擴大中醫門診，特事先來找我商量，當時因醫務繁忙，無法分身，只好婉拒。事隔快二十多年，田委員還安在否？他孫子想必健康如意。

四、今年（2009）四月，T.P.醫學大學林X谷教授夫人，因在美咳嗽久治不癒，返國就醫，先在其任

教的大學附設醫院治療一個多月不癒，只好改找中醫看看。

林教授是我多年好友，是美國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系畢業的醫學博士，曾任自然醫學教育學會理事長多年，一天早上，打電話給我，探詢中醫是否可治咳嗽？我告訴他，中醫治療咳嗽，分寒熱、虛實、風燥、濕痰之不同，只要分型正確，應該沒有問題。翌日，他即陪夫人前來。

經我詢問，得知：她的咳嗽已歷三個多月，白天、夜間均咳吐黃痰，尤其夜間劇咳難眠，口乾多飲，六脈洪數。經進一步詢問，約三個月前，在美罹患重感冒，經美醫治療，大致痊癒，唯有咳嗽，雖久經服藥治療，仍不見好，返國後又在「H」醫大附設醫院治療一個半月，亦未見好轉。林夫人苦惱異常，林教授心疼愛妻，著急萬分。

經我診斷，林夫人咳吐黃痰，是為風熱咳嗽，痰量頗多，屬風熱兼濕。夜咳甚劇，屬肝陰虛，口乾多飲，是為胃陰已虛，六脈洪數是內熱火盛，咳前感冒，仍微惡寒，頭暈是為感冒表症未盡，又久服消炎、化痰藥，傷及衛氣。

經過四診分析，綜合歸納，確診為風熱咳嗽，其餘口乾多飲、微惡寒、頭暈、夜咳，是為兼症。處以清肺湯加當歸、白芍、熟地以滋肝陰，更加川芎、白芷，治頭暈，兼治未盡之餘邪，更加黃芩、麥冬，以清肺胃之熱而潤燥，再加桑白皮以瀉肺中濕痰，服此方一週後，迅即痊癒，林教授來電致謝，對中醫藥多所讚許。

五、汪X瑞委員之孫，是美國公務員，在美國舊金山郵局服務，一九八九年已生一男，其後未避孕，

太太未再懷孕，汪委員希望孫子能再生一女兒，達成兒女雙全的願望，可是，在加州地區，連看數家醫院，作了各種檢查，女方均無問題，汪委員向我述說以上情形之後，建議她孫子到醫院再檢查看看，結果是：孫子的精蟲活動力太差，無法使女方受孕，又連看二、三家醫院，都說精蟲活動力不夠，美醫沒辦法。汪委員又來找我，問我中醫可否使精蟲增加活力？因從來也沒看過這種病，但直覺上，認為中醫有很多強精補髓的古方和單味中藥，應當可以，就答應她：「可以試看看」。

過了數月，汪委員帶著孫子和孫媳婦到立法院中醫室找我，要我給她孫子診斷開藥，我觀察她孫子，面黃肌瘦、神情疲憊、衰弱的模樣。即問他在郵局工作情形，他說：「非常勞累」。再診他的脈搏，軟弱無力，乃斷定他氣血兩虛，無以生精，再問他：「冬天是否比常人怕冷？」他說：「沒錯」。又斷定他陽虛、氣弱。精蟲的陽能不夠，以致活動力差。於是，開與他「七寶美髯丹」，再加鹿茸、炮附子，連服一個半月，即傳出喜訊，順利產下女嬰。

由於筆者在立法院開辦中醫門診多年，人際層面較廣，常有機會接觸旅居國外的病人，尤其是美國，因此有機緣診斷很多旅居美國病人的經驗，略舉五例，用以說明美國醫療的盲點，美國開國不到300年，它的醫學雖然科學，仍有很多缺失，雖有速效，但往往是治標不治本，而且副作用很多。醫學是一項深厚的文化，更是一項極細微的生命科學，一個不到300年歷史的醫學，雖然進步很快，但卻不夠深厚，由以上五個病例，即可見一斑。

再進一步探討，所謂美國的先進醫學，其實是建立在以下幾個基準點上：

一、以物為基礎的『物理醫學』：人是一個有血、有肉、有感情、有靈魂，一體成形的有機個體，人體的組織和組織之間，臟腑和臟腑之間，甚至細胞和細胞間，是互相關連，互相協調，互相依存的，他內部維持生命的能量和表現於外的生命現象以及生命依附的形體，三者須隨時維持著動態的平衡，是一項非常精密的生命科學。生病時，不可當作如機器般的修理，壞了一項、修理一項，心壞了換心，腎壞了換腎，局部壞了切除，整體壞了換掉，有細菌即殺死，有病毒立刻消滅，須知生命組織、器官是有可逆性的，只要沒有完全壞死，在適當的治療和調養後，大多是可以恢復生機的，並不一定要一刀割除、或換掉，才是正確的治療。

二、以商業利益為考量的『商品醫學』：據旅美的朋友告知，在美國看一次感冒的醫療費用約一、二百美元，住一天醫院，要二、三千美元，有一位晚輩，移民美國，前些時，因懷孕有流產現象，僅住醫院一天，過幾天，醫院寄來繳費通知單，打開一看，要七千美元，她差點昏倒！美國是世界醫療費用最貴的國家。據新聞報導：「美國國民，每人每年平均花在醫療費的錢，佔國民總收入的100%以上，外科手術之浮濫，佔全世界第一」，只要讀過美國人所著的《何時該拒絕外科手術》和《還我健康》這二本書，即知所言不虛。

三、大病治不了、小病治不好的『對抗醫學』：以往我國多位政商名流，患了嚴重疾病，在國內治不好，遠赴美國就醫，結果沒有一個治好。就以前面舉的五個病例來說，在美國大費周章，仍無濟

於事，最後，選擇中醫治療，很快就治好。為什麼舉世認為最科學的醫學，竟連一個咳嗽、背痛、腰痛……都治不好呢？因為西藥無「藥性」，美醫用藥不懂君臣佐使，不懂藥物的團隊組合方法，不懂「量身」打造處方，西藥多是化學合成物。他們更不懂經絡學說，不知天人相應。只在實驗室裡研究出一些燒（放療）、殺（開刀）、下毒（化療）等與疾病硬碰硬的對抗療法，把人當機器修，把病毒、細菌、變異的細胞當敵人殺，這種治法只能抑制症狀於一時，無法徹底治好，由於手段太過猛烈，以致造成了很多醫源性的病和藥源性的病，此種對抗療法，實已不適合人類保健、調理之需要。

四、分工太過精細的『工匠醫學』：美國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，各行各業，分工精細，在職業分類上，約分為四千種以上，他們把這種職業分類的方式用在醫療分科上，各科有各科的專業醫師，尤其外科手術方面，往往只專研個人的專科，分科分得太細了，此科醫師往往不知他科的病，知心不知肝，知脾不知腎，知眼不知耳，知手不知腳，……雖有會診制度，臨床治療卻各行其事，內科醫師僅坐在專業椅上，外科醫師都進了開刀房，如同工人上了生產線，只知道自己裝修的零件，其他一概不管，這樣的醫學，難怪只能：「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、有些病不治還好！有時越治越糟，」因為藥物的毒性副作用，往往是治了這個器官的病，卻傷到另一個器官，治那個器官的病，又傷到這個器官，原來僅一個病，卻治成兩個病，其結果是醫院開得越多，醫生越多，病人也就越多，以致，造成很多醫源性的病和藥源性的病，在臨床的實例，多如牛毛！

五、講求速效的『速食醫學』：人體生病，除了一般突發性的外傷疾病及急性傳染病外，大部份都屬「生活習慣病」，所謂生活習慣病，就是日常生活習慣發生偏差，積漸形成的慢性病，如高血壓、糖尿病、心臟血管病，各種慢性疼痛病等，必須找出病因，對因、對病同時治療，又不損及其他器官組織的平衡療法或疏導療法，才是治本之道，而美國醫療不究病因，只知病果（灶），一些疾病，只知揚湯止沸，不知斧底抽薪，見痛止痛，發燒退燒，貧血輸血，器官壞了割掉的「治療」療法或「對抗」療法，很少疾病可以徹底治療，一旦生病，永遠變成醫院的老顧客，成為醫院的搖錢樹，病人只要維持生命，就認為是好醫學，積非成是，實在可惜又可憐！

六、「人」、「病」分治的『物化醫學』：之前即以強調，人是有血、有肉、有感情、有生機、有靈性的高等動物，其間經絡貫通，血脈相連，神經相繫，體用互補，表裡相依，眼有病，問題可能在肝（肝開竅於目），鼻有病，問題可能在肺（肺開竅於鼻），耳有病問題可能在腎（腎開竅於耳），口有病問題可能在脾胃（口開竅於脾胃），舌有病問題可能在心（心開竅於舌），左側肢體痛，有時治右側（因腦部神經交叉管控），右側肢體痛有時可能治左側，頭頂痛針灸湧泉，脫肛針灸百會（神經經絡上下相貫），治肝病須兼治脾胃（因肝脾相傳）……凡此種種療法，中醫臨床時都會全方位考量。美國醫療常常把人和病分開來看，有些疾病只顧治病，不管人的死活，常常把病治好了，人也因受不了折騰而治死了。此種人病分離的物化醫學，表面上看是科學的，深一層看則是疑問重重，盲點處處。慈濟醫院的證嚴法師提倡「全人醫學」，可能就是矯正時下過於「物化」的醫學。

七、知果不知因的『檢驗醫學』：多數疾病能用生化檢查，檢查出數據，或用儀器檢查，檢查出形跡，不論多寡或大小，那已是疾病之結果，而非疾病之原因了，正如之前面提到的那位田姓學生和林教授的太太，若不問診，如何得知真正的病因？又如何能徹底治好？中醫說：「治病必求其因」，俗話說：「無風不起浪，是樹必有蔭（因）」，世間大凡新事物的出生，必有其原因，疾病亦事物之一種，它的發生也必有其原因，此種原因只有「當事人」最清楚，因此問診在診病過程中是很重要的。然而當今的美國醫學幾乎完全靠檢查數據及物理檢查結果來治病。把病人和疾病分開來看、分開來治。此種知果不知因的醫學，難怪有病不治還好，還經常越治、病越多，甚至病沒治好，人卻治死了！在一些大醫院裡是經常發生的事。

不過，美國醫療發達，無庸置疑有它的優點，美國的醫藥衛生官署，每年投入了龐大的經費、人力、物力去研究，當然有不少成果，我們試從以下四點概括了解美國醫學的優點：

一、精密的生化、物理檢查：美國醫學善於利用科學儀器、生化實驗做為疾病的診斷。又善於運用科學上的演繹法，把人身，從整體分析到極細微、極精密，甚至遺傳基因，都用此種方法挖掘出來，更用此種方法，微觀、細察，把疾病的病種類、生病時的細胞變化（器質性的病），健康人的細胞更替，細胞與細胞之間訊息的傳遞，血液、體液的循環，都認識的更清楚。

二、各種外傷及部分內科疾病的急救：大型醫院都設有急診處理部門，對於一些因物理傷害、化學中毒，偶發急症，都有一套急救模式，雖不一定都能治好，但確可暫時解除病人的痛苦和危急。

三、一些外科疾病的開刀治療：一些外科疾病，無法以藥物治療或突發疾病來不及以內科治療者，又或先天或後天肢體殘缺者，必須以外科手術修補、整型的矯治手術，幫助很多人達成外觀完美的心願，使他們生活方便、心理健全。

四、疫苗的發現，強化了預防醫學：中醫主張先治未病的調理，西方醫學說：「一分的預防，勝於十分的治療」。這種防病勝於治病的觀念，東西方皆然。此種理念，雖然崇高，但一直流於口號或宣傳，直待20世紀後30年代，美、英、德、法各國，以其科學實驗，針對很多傳染性疾病，發明了多種疫苗，使人類減少很多傳染病的感染，造福人類，功德無量。

以上略述大要，闡述美國醫療的一些優劣點，提出個人粗淺的看法，希望患者在生病擇醫時，有個正確的選擇，以免：「燒香、跑錯了廟，拜佛、找錯了神」，花錢又傷身，豈不冤枉？